



■食说

步鱼和春笋

□周华诚

笋正是在雷声里，一夜萌出地面的。我以前写过一篇笋的文章，说：“清早到笋园子里去看，我也觉得高兴。笋尖上垂着露，摇摇欲滴，却不滴，笋兀自地长高。大概这是一种游戏，夜间，黑灯瞎火的，露珠攀挂在笋尖上，就这么攀挂着它，笋呢，一高兴，就把露珠带着，往高处长了一尺两尺，三尺四尺。”

真是这样，在春天的笋园子里，是最能感受到勃勃生机的。所谓“勃”，有一个“力”字在，笋是很有力气的生命，即便是一个石磨盘压在头顶上，笋也仍然要长出来。

杭州人很热爱吃笋。杭州最有名的面“片儿川”，就是要用笋片来做浇头才是正宗。等到片儿川中的鲜笋浇头换成了茭白，那一定是春天早已经过去了。杭州人把竹笋拿来，可以做很多菜，腊肉蒸笋，春笋豆瓣，油焖春笋，春笋步鱼……

春笋步鱼，正是杭州的名菜，只在春天才有，不容易吃到。步鱼，也就是塘鳢鱼，一种个子小小的鱼，通俗的叫法为土步鱼。以其个小，更是鲜美。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荠菜作汤，作羹尤鲜。”

清代诗人陈璨，曾有一首《西湖竹枝词》：“清明土步鱼初美，重九团脐缝正肥。莫怪白公抛不得，便论食品也忘归。”白居易对杭州留恋不已，要离开时，依依不舍地写过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湖，自然是湖光山色，但湖中的鱼虾美食，包

括春天的步鱼，也一定是让白居易念念不忘的。

春笋与步鱼，都是春天的妙物。民国《萧山县志稿》记载，步鱼“出湘湖者为最，桃花水涨时尤美”。其实江浙地区都有步鱼，只不过这两年少了。我有时到菜市场去，专门会找一位摊主问问，今天有步鱼吗？记得头一次问他，他惊讶地抬头，多看了我一眼，一定在心里嘀咕，居然这小子还知道步鱼？时间长了，我知道他是地道的江上捕鱼者，大半生都是捕鱼为生的。步鱼这样的小鱼儿，其貌不扬，一般人并不知道，在菜市场里也无人问津。即便有人正好碰到，一问价格，也吐吐舌头走开了。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小鱼，又在正好的时节，才是最堪吃货垂涎的美物。

摊主有时摇摇头，说，没有，今天只有这么一条。有时揭开水上盖板，说，呶，两天就捕到这些，你要的话就拿去。我看了看，最多也就三四条。常常如获至宝地买了回来。

步鱼最奢侈的吃法，是“雪菜豆瓣汤”。豆瓣何来？说是步鱼双颊上的腮帮子肉，鱼呼吸时活动最频繁，因此肉也最鲜活，形状宛如豆瓣。一条步鱼，只有两瓣腮帮子肉，要做一碗所谓的“豆瓣雪菜汤”，那得多少条步鱼！不仅穷侈极奢，而且穷凶极恶。高明的厨师，怎么舍得如此暴殄天物。只有懂得惜物的人，才可以成为一名好厨师呀。

我是喜欢逛菜场的，只要有时间，也愿意与卖菜人多聊几句。小镇上卖菜的，大多是附近村庄里的农民，自家

种的，从山野里采的野菜也会拿来。惊蛰之后，野菜就多了起来。荠菜、马兰头、水芹菜，虽说野地里都有，在市场上卖的，却多数是专门种植的，不知道怎么的，总觉得不如野生的滋味足一些。运气好的时候，也可以碰到农人拿野小笋来卖，那是他们从深山里拔来的。不过，这总要时节再往后靠一些。倘若想要早一点吃上笋，则可以去临安的天目山，山里的笋，也没有园笋、山笋之分，只要这时节出来的，都清鲜甘美。

晚上闲读一本书，是水上勉写的《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写到作者吃笋的记忆。“我第一次吃的竹笋，母亲大概就是和裙带菜或海带一起烧的。母亲给我们蒸竹笋饭，更让我高兴。别人给的一点竹笋，五个孩子要是狼吞虎咽起来，一顿就吃完。我家四周，一到五月，不论开哪一扇门，门外的竹林都长满鲜笋，尽管馋涎欲滴，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竹林。这件事一生也不会忘记。”

读到这里，几欲垂泪。水上勉九岁到了京都，在相国寺的瑞春院出家当了和尚。寺院拥有一片竹林，春天里几乎每日都可以吃笋。后来水上勉一生都喜欢吃笋，即便年纪大了，在厨房里独自煮笋的时候，也满脑子都会回忆起自己二十岁之前，在禅寺生活时与笋有关的事情。他说：“我觉得，没有比寺院做的笋更好吃的了。”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独立出版人）

■诗艺

等你归来 陌上花开 ——献给抗疫一线的女医护人员

□省交通运输工会 姚文明

像一只鸽子等待来自远方的信
像一条斑马线
等着一串欢快的脚步
和青春飞扬的脸
像一棵鹅掌楸用力将 空白的权丫
捧向蓝天

捧向 风中的纸鸢
在山峦的尽头
我们的目光
透过江城滴雨的 屋檐
一朵朵白玉兰在绽放

我们等你
在五云山千年的银杏树下
在净慈寺的南屏晚钟
在春堤 一路深深浅浅的光影
在空濛山雨后 激滟春光里
等你在江南的 渡口

这一路山水迢迢
你提着一盏红灯笼
逆行在风雨飘摇的船头
在波峰浪谷间
呼唤 每一个生命的沉浮

你拧紧了牙关和脊梁
将意志绑在桅杆上
是的 除非脱下白衣战袍
抽掉你锋利的剑你的盾牌你的武器
抽掉最后一根肋骨和 信念

我们等着 和所有的兄弟姐妹
等到最后一块冰雪消融
大地唤醒 深藏的暖意
等到燕子的呢喃
从南飞到北
等到陌上花开
你归来

你会跟着钱塘的春潮而来
穿过两岸 缤纷的花开
倘若你踏云而归
会看见整个江南都用饱蘸了草汁的笔
在大地上深情地写着
——欢迎回家

我们等你回家
无数的眼睛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们等你回家
等着凯旋的消息
在山川河流间
欢畅 流淌 飘扬

你会平安归来
披着经历硝烟后生命的霓裳
这一路你穿越了深邃幽黑的隧道
却拥有了灿若星辰的目光
在无数的心海
用朴素的名字将中国照亮

等你归来
让风吹拂 轻舞的秀发
在早春的阳光下
闻一闻小草的清香
那带着泥土的
来自大地深处自由舒展的生命力量

朗朗书声

□程杨松

朗朗的书声来自山间清晨。

一阵脆亮的鸡啼喝退了浓重黑暗，紧接着柔曼的晨曦袅袅而来、款款而至，把山村环抱怀中。母亲唤醒的声音低回婉转，及时伸进几幅稚甜的梦境。把眼睛从旧夜里惺忪睁开，迎接又一个新晨的甘美芬芳。

低矮的瓦屋怀揣朴素心绪，长久沉默蹲坐，半掩的门窗沟通内外，透露出一盏灯火的目光，细睹奶白的晨光将黑夜轻柔浆洗，也传递出生活的更多细节与真相，是充分填冗的漫长叙述。门前的晒场是一片空阔的留白，几幅蠕动的身影或坐或立，是几粒按时苏醒的逗号，把延绵铺展的个人理想短暂休止后再继续。

山峦依偎偃卧，排列向远方，垂首反刍昨夜旧梦，在勇敢褪去一身轻纱的同时，发出大地翻身的轻轻回响。风声用一整夜酝酿了足够的热情，吹响节奏多变的口哨在山野流窜，带着山间口音，有着乡里人的性情。鸟鸣啁啾流转，将快乐纵情表达，有着淅淅沥沥的音律，就像一场雨追赶着另一场雨。溪流推揉着溪流，迫不及待奔赴远途，跑得气喘吁吁，把山里的秘密恣肆传播。蜿蜒的小路忙着编织田野，再把山乡晨景立体呈现。铺排的云锦盛装舞步，被深藏已久的心事突

然羞红了脸颊，等待更晚一些醒转的朝阳来宠幸。

低垂悬浮的天空在一页纸笺上铺迭又打开，横排队列的文字是内心酿造的蜜，将未来理想反复滋润；也是思想挖出的煤，将稚嫩目光持久燃照。山间飘荡的朗朗书声，带着被晨光过滤的纯澈、被露水濯洗的清亮，和山谷回荡的悠扬，让云层驻足凝听，被飞鸟衔向远方，成为山间晨曲的主旋律，成为山村世相的注释音，也成为山居生活的一部分。

朗朗的书声来自乡村黄昏。

静穆的山群挤挤挨挨，直插天野云境，撑起了一环起伏绵延的天际线，也撑起了几幅渐趋黯淡的视线。如灿的夕阳耗尽了一天的热情，继续地挥手作别人间，把最后的光芒铺洒在旷野，为山里黄昏镀上一层金箔。板结的云絮中止了一天的浪荡，凝泊天穹一角暂作小栖、无意东西，有着超脱的从容和超然的淡定。风沿山坳跑得太远也跑得太久，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有着心跳的热切和呼吸的绵长。在点点灯盏的指引下，琴弦般的小路铮铮淙淙，把一些晚归的身影拽入门扉，也把一串晚归的音符纳入旋律。炊烟在瓦屋顶上盘旋缭绕，带着大同小异的烟火气息，把山居凡常无声修饰、有意烘托。几颗星星探头探脑，透过山梁与

云层，窥望着山野和村庄被渐趋浓重的暮色缓缓收容。月亮姗姗来迟，有皎洁气质和温婉的娴静，会更晚一些垂照人间。

“将夜烟雨满池塘”，在某些黄昏，雨随时会来。有时是噼里啪啦的骤雨，有着抑扬顿挫的节律，在地面溅起一阵尘烟；有时是淅淅沥沥的酥雨，有着欲言又止的温柔，凭空里织就一层薄雾。于是那昏黄的晚灯便多了一些恍惚，归返的脚步便多了几分急切。

黝黑的脸庞呈现出大地的肤色，厚重的汗渍裹藏着岁月的艰辛，污垢的十指紧握住生活的负重，浅薄的书包里却装填着朴素而遥远的人生梦想。在田垄旁、水渠边，在晒场上、屋檐下……山村的朗朗读声随时随地、零星响起，带着浓浓的山野气息，有着深深和泥土芬芳，血滴般循环反复，是内心的诚挚表达和真切回响。这显然是山居生活的一个横切面。或许，不期而至的风声鸟语便是朗朗书声的缤纷修饰，应约而来的禽飞蝶舞便是山村读声的葳蕤诗意。

朗朗的书声来自内心深处。

当我们渐渐远离，远离山村、远离故地；当我们急急奔赴，奔赴远方、奔赴理想，当我们肉身被物质填冗、内心被凡俗蒙尘、思想被庸常钝挫，我们多么需要，时时想起并响起这朗朗的读声，让我们仿佛回到生命始初、回到时光源头、回到理想深处。

听，生命的罅隙间和时光的角落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上饶师院文传学院客座教授）



一个文字，排列组合之后，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文字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都是文字排列组合的高手。让我们在文字排兵布阵中品读文字的魅力。